

林海音儿童文学精选集

小红鞋

「彩绘版」

林海音◎著



林海音儿童文学精选集

小红鞋

〔彩绘版〕

林海音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红鞋 / 林海音著. —北京 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682-5694-0

I. ①小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5678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68914775 (总编室)
(010)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(010)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毫米×1230毫米 1 / 32

印 张 / 5.625

字 数 / 100千字

版 次 /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29.80元

责任编辑 / 李慧智

文案编辑 / 李慧智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施胜娟

目 录

小红鞋.....	1
要喝冰冰吗.....	8
我们的爸.....	16
蟹壳黄.....	53
婚姻的故事.....	66

小红鞋

从植物园出来，将近十二点了，李凡把小女儿婉婉抱到自行车的大梁上坐好，父女俩便顶着毒烈的阳光，向回家的路上奔驰。

李凡低头正可以看见婉婉的侧脸，面孔红红的像苹果，小眼闪闪地不知打什么主意。李凡不禁又用嘱咐的口吻说：

“我说的话记住没有？别跟妈妈说我们又在植物园里碰见黄姑姑了。”

婉婉瞪了爸爸一眼，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说：“知道了嘛！”刚好路边的椰子树旁，有一个卖冰棒的，婉婉便鼓起腮帮子，说：“那——我就要吃冰棒！”

明明是要挟的口气，李凡想要使出爸爸的尊严制止她，像往常一样地说：“街上的冰棒不清洁，吃了肚子会坏的！”但是他看小女儿的小嘴唇闭得紧紧的，是十分倔强、没商量

余地地等待着呢，李凡在刹那间倒被这个小女儿制住了，他只好刹住车给婉婉买了一根。

经过食品店，李凡又想起正在害喜胃口反常的妻，便又大包小包买了许多。

婉婉的冰棒，很快地就吃剩了一根竹签。骑在车大梁上很无聊，抬头正好看见爸爸的一副嘴脸，摸一摸爸爸刮得青邦邦的嘴巴，婉婉漫不经心地问：“爸爸，黄姑姑怎么今天又到植物园来了呢？她也跟我们一样，每个星期都要来散步吗？”

“是的，婉婉，爸爸不是说过，不要再提黄姑姑的事了吗？”

“那么妈妈认识不认识黄姑姑呢？”

“不认识，不认识！好了，如果你再提黄姑姑，”李凡被这小女儿缠得有点气急，但是他仍不得不把口气缓和下来：“如果你再提黄姑姑，那双新皮鞋就吹了！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爸爸，”女儿的口气也软了，“要红色的，听见没有？可是你哪天给我买来呢？”

“下星期爸爸就可以发薪水了，那时候，我还带你到植物园来——散散步，然后去买鞋。”

这么讲好了条件以后，婉婉才算停住了嘴，父女俩暂时沉默了。李凡在沉默中跌入回忆：和黄香的再遇是偶然的。

妻自从又怀孕以后，身体总是不太舒服，她的胃口不好，不耐烦，嫌婉婉闹，所以到了星期日，李凡便把淘气的婉婉带出去各处走走。上星期日他们到了植物园，把婉婉安顿在荷花池旁，他照例又夹着书本走向凉亭去。就在这时遇见了黄香，几年不见的黄香。因为太突然了，李凡有点不自然，他只“啊”了一声，简直手足无措，倒是黄香来得大方，她伸出手来跟他握，一面对他说：“李凡吗？真是巧极了！”

“是的。我们有几年不见了！”

他们坐下来，谈着各人的近况，李凡并且介绍了他的女儿婉婉给黄姑姑。黄香拉着婉婉的小手，不住地说：“有这么大的女儿啦！”然后微笑着看李凡，这一笑使李凡有点不安了，是里面有什么含蓄吗？

七年以前，他们同学时，李凡曾热烈地追求黄香，他写了许多热情的信给她，却一直未获芳心。这份追求的热情是纯洁的，黄香虽然拒绝爱，却没有拒绝友情，他们仍然是好同学，她说她有抱负，不愿为儿女私情，阻碍了光明灿烂的前途。不久毕业了，李凡知道他的追求是无望的，死了这条心，所以毕业后，由渐渐疏远，以至于失去联络和音讯，以后再也没有见到。时光流逝最能冲淡记忆，黄香从李凡的记忆里失去不少年了。可是今日突然相见，往事从回忆里泛上来，李凡确有些情不自禁了咧！尤其当他知道黄香还是单身，

倒引起他一些莫名的兴趣。

今天是他们约会的第二个星期日。李凡一直是个好丈夫，他并没有意思一定要把遇见黄香的事，瞒过自己的妻子的，关于他和黄香，他也不是没跟妻讲过。可是，他竟这么做了——不但瞒着妻，并且嘱咐婉婉也不要告诉妈妈。

女人在这方面的度量，究竟还是狭小的——他替自己的行为解释。不说也罢，好在他并不是有什么企图，这隐瞒也不算什么有亏于良知吧！但是自己为什么这样急于和黄香见面呢？又为什么一定要穿着熨得笔挺的西装，而且结了配色的领带呢？他也回答不出来了。他暗笑自己心里的矛盾，难道这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——一个中年男子所需要的刺激吗？但对可爱的妻，纵然两次都因心中不安而买了她所爱吃的东西回去，可是仍不能掩饰他的内疚。

在这样情形下，连女儿都得拿出几分手段去对付，爱情真苦！不，不，不，怎么能说是爱情呢！他怎敢随便说他和黄香的再见是有关爱情呢！这是千万使不得的事情，他的良知在掴他的嘴巴了！

可是他仍不能否认，他是在极端矛盾的心情下，盼望着第三个星期日的来临。

这是第三个星期日了。吃早点的时候，他和女儿交换着会心的微笑，婉婉扮个鬼脸，竟咯咯地笑起来了，他也不由

得跟着傻笑，笑的是什么？他不知道女儿笑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笑的是什么，他年轻了，有些事情使他年轻了！他看看妻，一副严肃的样子，假生气地叱责他们父女俩“没大没小”。

真是的，快做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就和没结婚的是两样了，他这么想着。

吃完早点，李凡把昨天领来的薪水袋交给妻，妻微笑着，从里面夹出一小叠钞票塞在李凡的手里：“喏，留着零用吧！”经济的大权一向是操纵在妻的手里的，他每月只领一些零用钱，他不反对这个。他不是乱花钱的男人，抽抽烟，理理发而已，钱放在勤俭克己的妻子手里，对于一个正常的家庭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他不反对这个，他可以重复说一遍！

但是给婉婉买红色皮鞋的诺言，他可不能忘了呀，这个月他必须暂时戒烟，省下一笔买鞋的钱了。他不能失信，那小鬼可坏呢，刚才不是还笑着暗示过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告诉妻，赶快给婉婉换衣服，他们仍然要到植物园去消磨一个上午。买鞋的事他没有说，好像有点师出无名似的。

妻领着换好了衣服的婉婉出来了。婉婉举起脚来在爸爸的面前晃了晃：“爸爸，看婉婉的红皮鞋哟！嗯——妈妈说，今天请黄姑姑来家吃饭，好吗？”说完跑出去了。

看见婉婉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镂空新皮鞋，李凡愣住了，



也有点不知所措，他一抬头望着站在对面的妻，一个淘气、容忍、微笑的面孔迎着他。

“那么——是婉婉告诉你了？”李凡把妻搂过来。

“嗯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就抢先给那小坏东西买了一双小红鞋？！”

“嗯。”妻忍不住笑了。李凡不禁紧紧地搂着妻，在她耳旁喃喃地说着：

“我就知道，你不是好惹的！”然后他深深地、深深地吻着她，在爱情的记录上，他从没有像今天这么感动过！

要喝冰水吗

火烫的太阳照满了整个的西墙，站在墙边的阔嘴仔阿伯，怎么能不出汗！他掀起衣角，从裤腰带上抽出毛巾来擦汗，一股樟脑的气味从毛巾上透出来，那是毛巾掖在衣服里，从衣服上传过来的。他擦着脸，闻到这股气味，不由得轻轻地骂着：“你娘的，十五年了，这身衣裳，穿了还这么热！”

他穿的是一套灰底子上密密排着青色人字花纹的厚布对襟褂裤，好料子，是嫁大女儿时做的。嫁二女儿和台湾光复那年也穿过，今天是第四回。

“傻仔！”他望望对面楼上，厚厚的紫黑色的阔嘴又动了动，这回是在骂他的儿子。但随着骂声，他的老脸上却泛起了笑容。“还不肯教我来呢，这么要紧的事情！”

早晨起来后，他模模索索地为儿子阿荣整理东西。阿荣很奇怪地问：“怎么还不去菜园？阿爸！”

他站在儿子面前傻笑着，不答话。呆一下，儿子才明白过来，说：

“你要陪我去吗？不用了，我又不是婴仔。”

他抓抓光头，眉毛向上挑挑，很不在乎地说：“菜园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晚了。”这在阔嘴仔阿伯的生活里，是一件极不平常的事，居然有一天不去菜园，不去卖菜。他的儿子见父亲这样，也只好说：

“爱去就一道去吧！”

他并不后悔站在这里晒太阳，一进门阿荣就对他说了：“阿爸，就站在墙那边，不要乱走动啊！免得我找不到你。”说完了，儿子就夹着书包走进对面那座楼房去了。他呢，便一直做出负有重要任务的姿态，站在墙这边，让火烫的太阳在他身上打滚。

他擦了汗，把毛巾往裤带上一掖，两手往身后一背，黑紫的脸让太阳晒得直发亮。紧闭着厚嘴唇，脚底下轻轻地地点打着，一下子看看那座楼，一下子左右摆动着看院子里出出进进的人。他很想随便拦住一个人，做出毫不在意的样子，对人说：“今天是我儿子来考高等——高等学校。”然后，他再抬头指指对面楼上说：“就在这上面。”只要有人向他点点头略示招呼之意，他一定会这么说的。可是他站的地方太不重要了，没有人理会到墙边有个老头儿。

他从来没有直挺挺地站在同一块地方这许久，他不习惯，但是又不敢挪步。他看见许多人，也是陪着儿女来考试的，都随随便便地走动着。好大的学校呀，儿子考上就会在这里念书。这些出出进进的人，说着他听不懂的有学问的话，看着墙上他看不懂的告示。他却只有站在墙边，守着火烫的太阳。

他被晒得不能忍受了，再毒的太阳他不是没遇见过，可是不能让它身上同一处地方晒得这么久呀！他摸摸脸，好像摸着刚灌进开水的铁壶。他想，在菜园子里工作的时候，也都是大太阳，但是他可以变动姿势，蹲下去，站起来，侧过身，走动着，太阳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，只晒着他的前身了。他挪动了脚步，躲到一棵松树旁，露出给太阳晒的只有个大秃顶。他伸手到头上抓了抓。

他想着一件什么事，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。他的蹲法很放肆，两腿打开，大模大样，毫不保留地深深地埋着屁股。属于劳动者的姿势，就像他们在休息，在饮茶，或在吃便当时的那个样子。

他在想：他有自己的菜园，就像他有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是实实在在的。那菜园真是一块好地，原来是种谷的，怎么能不好呢！他买过来，种下十多样蔬菜，才三个月的工夫，柿子就长得好高了，青色的柿子结成了串。这几天大太阳，

说不定柿子已经有了发红的呢！现在人们都喜欢吃山东白，他也有这种野心，把前面那块地再买过来。听说枝仔要卖了那块地搬到山上去种茶。如果能买过来，他要全部种上山东大白菜。

打发儿子念书，也不是件容易事，首先他种菜就没了帮手。儿子有时也来帮帮忙，可是他不要，“去你的，去念你的书！”他总是这么把阿荣赶回屋里去，宁愿自己一担又一担地挑着尿肥浇菜，尿肥下了土，他的汗水也下了土。只要看见儿子在窗口桌上咿咿唔唔地念书，在他就是满足。谁叫他识字呢！他在种菜，儿子在念书，这和他在念书，儿子在种菜，又有什么分别！

就像那天吧，送税单的人来了，一张三联单他接过来，拿进去给阿荣看。阿荣看了看说：“有两张钱的数字写得不一樣，不知哪一张对？”于是他便又把三联单拿出去给那人看，并且说：“有两张上的钱数写得不一樣，不知哪一张对？”那人接过三联单，一面找，一面问：“哪里？在哪里？”

但是他也不知道那钱数写在纸单上的什么地方，只好倚老卖老地说：“少年人，自己看呀！”少年人果然找到了，抱歉地说：“老阿伯，还是你的目力好，一下就看出错误来了。”少年人错认老阿伯是识字的，但老阿伯听了一下子得意起来，将错就错，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：“下回要小心

啊！不要看老阿伯是六十一岁的老人喽！再小的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呀！”

说起钱数字，那倒是使他伤心的事。他每天挑着一担菜到城内市上去，最怕两种人：“警察”和“女人”。只要有人喊一声：“警察来了！”他们这群在路边担挑卖菜的，就得赶快扔下主顾，挑起担子就跑，因为他们犯了妨碍交通罪。这时，买菜的女人便会乘机不给钱，或是多抓一把菜。他们也顾不了那许多，最要紧的还是把牢那杆秤，不要让警察拿走。没了秤，买卖就不能做，而且一杆秤要好几十块呢！那年秋来的一天，他高高兴兴地挑了一担新鲜芥菜上市去。半路上，有人买不少斤，担子减轻了些，他走得更快。担子在他肩头上一颠一颠的，他的胳膊也随着一扔一甩的。他一面颠着甩着，一面心中盘算：儿子要到狮头山旅行，到底要不要答应？去一趟要花不少钱，他卖三天的菜也赚不回。到了菜市场的马路边，放下担子来，他的手发热发胀，称菜的时候有些抖。他正三斤五斤称得好顺手，不防警察过来了，别人早已挑着担子逃进小巷，只有他被警察抓住了那杆秤。他十分卑贱地苦苦央求着。这时对面气吭吭地杀出一个女人来，抢到他面前，用手指点着他：“你这坏良心的老头子，拿老台币找给我，你坏良心……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他简直要起誓。

“喏！你看！”他又张开手里捧的一堆钞票，分辩说。钞票堆里竟也有几张是老台币，这是半路上买菜的人给他的，他不认识字，弄不清楚。警察本想放了他，现在看他在妨碍交通之外，似乎又犯了欺骗罪，怎肯放松？围上一圈人，他在百十只指责和耻笑的眼光之下，真是欲辩无由，满肚子委屈。他的手更抖了，鼻涕也流了出来。

那天他回到家里，实在想哭。晚上阿荣放学回来，又提出昨天的要求，要随着同学到狮头山去旅行。他这回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并且很痛快地从抽屉里取钱给阿荣做旅费。他问阿荣要多少？然后把各种票子拿出来，问这是几圆？那是几角？并且问这里面是不是掺着不能用的老台币？他问得很详细，但没有把早晨的事透露半个字。可是最后竟不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对阿荣说：“你阿爸这辈子就坏在不识字！”阿荣不懂得阿爸这话的意思，只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

从那时候起，他就决心让阿荣把书读下去，他尽量地不要阿荣到菜园里去，不要阿荣拔一根草，不要阿荣种一棵菜，全凭他自己，把阿荣熬到现在，到现在，又要考什么高等——高中了。他不知道书要读到什么时候为止，只要阿荣喜欢读下去，就随他。镇上张外科的儿子，三十多岁了，不是去年还漂洋过海去读美国书吗？

阿荣今年十六岁了，读书知礼，到底不同。想想他自己